

战地记者讲故事



寒冬里的温暖

■郭紫阳



插图：唐建平

2023年12月18日深夜，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经历了一场不小的地震。罕见的砂涌淹没了大片房屋，有村民被埋失联，往日宁静的高原村庄瞬间被笼罩在阴影之下。

刚刚从这场灾难中撤离至安全区域的群众，脸上写满了惶恐不安。东西坠落的声音、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呼喊声，交织成一片。

没过多久，各方救援车辆沿着崎岖的山村小路陆续驶来。路边群众驻足观看、挥手致意，原本无助的眼神中闪出希望的光芒：子弟兵来了！

一场抗震救灾的硬仗打响了。废墟之上，搜救争分夺秒，不远处的临时安置点也是一派忙碌景象。

“一！二！三！”中川乡美一小学校前面的空地上，武警青海总队官兵开始紧锣密鼓地搭建帐篷。他们有的负责搬运，有的组装部件，有的打地桩，响亮的号子此起彼伏，回荡在高原冬日的寒风中。

“好多房子塌了，群众回不了家，外面太冷了，得赶紧把帐篷搭完！”中尉排长廖毛气喘吁吁地说。很快，30多顶救灾帐篷搭建完毕。

“您这条腿尽量别吃劲！”先吃上药，晚上再发药就喊我们……离帐篷不远处，武警青海总队医院的军医们正紧张地为受灾群众提供医疗义

诊服务。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神情有些犹豫。前两次快排到他时，他都悄悄地退到队伍后面。第三次轮到他时，他才小心翼翼地跟眼前的军医说明情况。原来，大爷的老伴腿受伤了不方便过来，他想让军医过去看看，又怕耽误其他人的时间，才一直不好意思提出来。

“在哪个帐篷？咱们这就去！”理疗科军医几乎没有犹豫，提起药箱便跟着大爷向安置帐篷走去。在为大爷检查治疗时，军医对身边的乡亲们说：“我们就是来给大家服务的，有啥需要尽管提，千万别客气！”

这边巡诊治病，那边炊烟袅袅。离医疗服务点不远处，几辆炊事车一字排开，十几名炊事员进进出出，端盆端碗、洗菜切肉，忙得热火朝天。一级上士李小虎一边处理羊肉，一边催促大家：“群众都等着这顿热乎粉汤呢，再加把劲儿！”炊事车外，两名战士正在为群众分发热姜汤，空气中腾起缕缕白雾。

夜幕笼罩了小山村，问诊的群众逐渐散去。院子里只剩下几名炊事员在和三五个孩子。孩子们的脸蛋和耳朵冻得通红，有的还淌着鼻涕，可无论大人怎么喊，他们也不回去。在他们眼中，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叔叔似乎有

着无穷的魅力。

“叔叔，快熟了没？你听，我肚子都咕咕叫了！”一个还没有操作台高的小男孩蹑手蹑脚钻进炊事车，踮起脚尖朝锅里看。锅盖扣得严严实实，小男孩回过头朝着李小虎眨眨眼睛。

“马上就熟！要不先给你掰块饼子垫垫肚子？”“不！锅里有肉，我要吃肉！”“对，我们要吃肉！”车外，一群孩子异口同声地答道，小脸蛋红扑扑的。

这时，廖排长向孩子们招招手：“来这边吧，叔叔给你们讲个故事。”孩子们眼睛里亮闪闪的，都飞快地朝他跑去。

“开饭喽！”随着一声吆喝，腾腾热气瞬间弥漫开来。几名年纪较大的孩子围了上来，帮着炊事员将饭菜抬进由教室改造成的食堂里。

晚饭后，群众陆续回到帐篷。教学楼里的临时住处内，两名文职人员正在汇总统计需要复诊的群众信息和剩余药品数量。大厅里，刚刚收拾妥当的炊事员们又抓紧准备起第二天的早饭。

夜色正浓，屋外的照明大灯已经熄灭，整个村子都安静下来。迎着凛冽的寒风，几名军医背起药箱，穿梭在帐篷间巡诊。缕缕青烟飘向夜空，帐篷内熊熊燃烧的炉火温暖着震后的第一个夜晚。那些擦干泪痕的人们在武警官兵的守护下，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记者心语：

让守护更有温度。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梁班长已经在祖国西北边陲的边防部队服役16年零8个月。

这天早上，梁班长和住室的每个早上一样，不等初升的太阳完全跃出地平线，就带领边分队出发了。他们徒步在乱石林立的戈壁滩上走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山脚。大家歇息片刻，正要继续登山，却远远看到裹着沙砾的狂风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朝着他们横扫而来。残雪飞舞，碎石滚动。梁班长身后的上等兵小郑没能站稳，被吹得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出去。

梁班长眼疾手快，伸手紧抓住小郑，又大声朝后面喊：“大家都注意了，脚下踩实，保持平衡。”他的话刚出口，就被狂风掳掠而去，连他自己都听得不真切。身后刚站稳的小郑也听了个大概，旋即转过身，向紧跟其后的战友大喊着传达班长命令：“脚下踩实，不要摔倒。”

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把自己听到的口令大喊着传给身后的战友，待传完十几遍，到断后的副班长耳朵里时，已经变成了：“跟紧队伍，不要掉队。”副班长意会，迎风撕开了嗓门，朝着前面回复：“是，收到。”他的声音朝着风的方向飞奔而去。

风越来越大，枯草和沙砾飞上了天，石头也沿着山坡噼里啪啦地滚动。

梁班长从背包里抽出绳子，先在自己腰上缠了一圈绑紧，拽了拽确定不会松开后，又转身传给身后的战友。每个人接过绳子后，都迅速穿过扎在腰间的武装带，再把绳头交到后面一个战友的手里。后面的战友如法操作，依次朝后面传去。很快，每个人都把自己系在了粗壮的绳子上。绳子最后传递到副班长手里，他和班长一样，把绳尾在腰间绑紧。

十几个人迎着风朝着山上爬去，远看像一条不断扭动着身体的大蛇。他们与风搏斗，也随风而舞，偶尔有战士被乱石绊倒。每当此时，腰间的绳子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有力地把他拽了回来。偶尔，有战士被风的阻力“定”住，后面的战友就弯下腰去，奋力推着他走。

小郑从挎包里取护目镜时，把素描本带到地上，转眼就被风吹跑了。

小郑入伍前是美术学院的大三学生，算是携画笔从戎，立志要用画笔

山高我为峰

■高满航

录壮美边防。所以从他跟着队伍进边那天起，素描本就不离身。只要有时间，他总要画上几笔。他画边界的山、边界的石、边界的小花小草，还有边界的士兵。他画得惟妙惟肖，战友们常啧啧赞叹。

自从巡边那日起，小郑就被告知一条必须遵守的规矩——带去什么就必须带回什么——不能在边界遗留任何物品。

见素描本被风吹越远，小郑心中急切，慌乱中解开武装带，欲随风去追。这时候，他的迷彩服上衣被一只手紧紧抓住。他以为衣服被武装带挂住，努力挣脱，却挣不掉。他转头，见是梁班长。

这时候，梁班长已经解开了腰间的绳子。

他把绳头交给小郑，大喊着命令他：“你站着别动，我去追。”

小郑看到，班长沿着风的方向奔跑着去追素描本。

班长跑，素描本也“跑”。他终于追上，没等到伸手抓，素描本又飞到了空中。他又去追，却被一块石头挡住，滚了几圈，才被另一块石头挡住。这个时候，其他战友都注视着班长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班长似乎不知道疼痛，刚刚摔倒，又很快站了起来，再次朝素描本的方向飞奔追去。山风时急时缓，就在缓下来的一刹那，梁班长眼疾手快，稳稳地把素描本抓在了手里。

他仔细掸掉本上的尘土，交还给小郑后，又从小郑手里接过绳头，再次绑紧自己。两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登上界山之顶。

原地休息时，梁班长侧身看到，小郑正在画他们所在的这座界山。他仿佛有一支神笔，才寥寥几画，就生动勾勒出了山的轮廓；又寥寥几笔，刺状植物、嶙峋山石，甚至无时不在的风都入了画。

小郑画完后转头问道：“班长，咱们这座山的海拔是多少？”

梁班长倒问起他来：“你的身高是多少？”

小郑疑惑地回答：“1米78。”

梁班长脱口而出：“那么——这座界山的海拔就是5962.68米。”

紧挨班长坐着的陈老兵听见了他俩的对话，皱眉沉默了片刻，还是忍不住纠正道：“班长，不对吧，这座山的海拔应该是5960.9米。”

梁班长站起身来，眺望着山下的茫茫戈壁，对陈老兵说，同时也是对小郑说：“没错，这座山的自然海拔是5960.9米，但既然我们来了，山高我为峰，这个自然海拔就要加上我们的高度，就应该是5962.68米。”

陈老兵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小郑也恍然大悟。他又俯下身子，在素描作品的一角，庄严且认真地题记——山高我为峰，作于5962.68米高峰。

风止了没多久一会儿，又呜呜地吹起来。

战士们喝了几口军用水壶里的水，又吃了几块军用干粮。

“同志们，出发。”梁班长第一个整理好随军装备。

顾不得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战士们绑紧绳子后，又朝着另一座界山行进……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冬夜奋战

■孙利波

一场骤袭的山崩地裂
降临在积石山的子夜
寒风中传来天地的叹息
还有生命消逝的声声呜咽
整个国度同此伤悲
所有目光关切着西北的冬夜

就在地震波扩散的同一刻
西部军营的神经也瞬间绷紧
那是一个焦急又无眠的夜
伴着救灾命令迅即出征的
不只茫茫雪野上奔往的车队
还有同步运转的整个救援体系

突进，突进

向着震中突进
余震袭来，他们全然不惧
雪路艰险，他们无畏前进
“快，快，再快些！”
他们知道，早一分到达
险境中的人们就会多一分希望
早一分到达
正在悲伤与恐惧中的乡亲
就会多一分安然，少一分忧虑

这些身着迷彩的人民子弟兵
把悲伤深深藏在心底
用坚强的话语安慰着惊恐的人们
臂膀与劫后余生的乡亲紧紧相依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救出一个个生命，扒开一座座废墟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搭起一顶顶帐篷，说出一声声鼓励

那是一个漫长又短暂的夜
只顾顾首救灾，不见东方已白
更未曾顾及空乏的肠胃
还有被汗与尘包裹的军衣
当昼夜忙碌的官兵终于有片刻小憩
那些军绿色的帐篷里
已有老人和孩子酣睡的呼吸

那些坍塌的家园旁
已有袅袅炊烟升起
那些惊魂稳定的乡亲们

已经和子弟兵共同奋战
奋战在脚下的土地

这是一种初心使命的担当
也是一份血浓于水的情义
这情义奔涌在神州万里
这情义在所有中国人身上
焕发出浴火重生的力量
这力量熔铸在军民并肩的身躯
任何灾难都摧毁不了这片土地



长征

第6000期



梅兰竹菊君子风(中国画)

姜涛秦作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天冷得很快，像是打了发令枪，一场接一场的大雪蜂拥而至。看着映在窗沿上的月光，想到明天的手榴弹投掷考核，新兵郭德顺叹了口气，裹紧了被子。

郭德顺1米8的个子，新兵刚入营后的第一次体能摸底考核，他就以三公里跑11分25秒的成绩，奠定了新兵班“排头兵”的地位。

那段时间，他总是一副洋自得的神情。谁料，手榴弹投掷课目一展开，郭德顺便傻眼了，那枚不屑一顾的小小的手榴弹，竟落在了29米的位置。

那天，班长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从那开始，郭德顺总觉得自己的背是驼的，见谁都是。尤其是看见个子比自己矮半头的班长。

班长洪琦不简单，入伍7年，连续5年蝉联手榴弹投掷冠军。第6年遇上了对手，投远不分胜负。洪琦提议比臂力，两人连投20余枚，最终洪琦遥遥领先，摘得第一。

“起床！”尖锐的哨音将郭德顺从被窝拉了出来。

综合训练场上，全连整齐列队。轮到郭德顺，他跑步到待投区。手里捏的仿佛不是教练弹，而是一枚拔了安全销的实弹。

“31米太多，30米正好，只求合格。”

合格线

■张鹏博 蔡凯龙

郭德顺心里默念着，随即眼睛一闭，牙一咬，使劲甩了出去。

手榴弹在空中旋转着向前，带着郭德顺“只要合格”的期盼，也攥着队列里洪琦的心弦。

“29米，不合格！”随着考官的报数，郭德顺心沉了下去，又是29米，他胸口像堵了一块铅。他跑步入列，中途没敢看班长。

雪越下越大，队伍什么时候带回的，郭德顺也不知道，直到偌大的操场上，只剩下他跟班长两个人。

“不要只盯着30米的合格线，只求合格，最后只能不合格！”看不清洪琦的表情，但他的语气比天气还冷。

“现代战争，手榴弹投掷再远又有什么用……”郭德顺声音越来越小。

“你连最基础的手榴弹投掷都不合格，还谈什么现代战争！”能听出来，洪琦在压着自己的怒气。

洪琦走到手榴弹投掷线，一枚接着一枚将箱子里的手榴弹尽数扔出去，像是要把前面的风雪砸破。

看着每一枚都超过50米的区域，郭德顺觉得扔出去的手榴弹，都砸在了自己的心上。

“只盯着合格线的人，永远成不了优秀的士兵！”投完所有手榴弹后，洪琦留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郭德顺在那一刻再也绷不住了，或许是羞愧，或是理解了那句话，他朝着洪琦离开的背影，用尽全力喊着：“班长，我要做一名优秀的战士！”

洪琦停了一下，接着又向前走去。军事训练流动红旗挂在隔壁班已经

一周，郭德顺给自己的加压训练也进行了一周。他天天加练手臂力量，每次训练至少要投50枚手榴弹，吃饭时拿筷子的手都抖个不停。

那天下午，连队考核武装越野5公里，郭德顺一开始就向前猛冲，铆足了劲要拿个第一。

冲过终点线，听着连长报出了“第一名”，郭德顺像是发泄压力似的，大声吼了出来。几乎在一瞬间，他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

再睁眼的时候，郭德顺发现自己躺在卫生队病床上，战友们都围了过来，却不见班长。

“医生说，你最近训练强度有点大，要休息两天。”是班长一路背着你来卫生队的。“你训练的这一周，都是班长悄悄帮你打扫卫生区……”战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郭德顺早已红了眼眶。

那天以后，郭德顺不再跟自己较劲，每天缠着班长给他开小灶，洪琦则是一遍遍地示范，手把手地教。

转眼又到了手榴弹投掷考核的日子。“撤步引弹、蹬地送髋、转体挺胸、挥臂扣腕！”郭德顺心里默念着，与以往不一样的，郭德顺这次把目标定在了50米处。

“嘿！”郭德顺吐气开声，猛一甩手臂，手榴弹忽的一声向前飞去。

“55米！”听着报数，郭德顺激动地蹦了起来。一回头，他看见班长朝他竖起了大拇指，战友们也在拼命鼓掌。

登上领奖台，接过第一名的荣誉证书，郭德顺明白了“合格线”只是起点，优秀的战士要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